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六十四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洪範　　周書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稱物平施以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胡安定曰聖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以歸安寧之域也故皇極則見聖人之道三德則見聖人之權此說為善故皇極之疇次之以三德者蓋皇極之道經權相為用有經必有權也夫三德者在九疇之序為六其疇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此三德之目也自平康正直至民用

僭忒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漢孔氏之論此比之諸儒尤為多失其旨一曰正直謂能正人之曲直也二曰剛克謂剛能立事三曰柔克謂和柔能治平康正直謂世安平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謂世彊禦不順則剛能治之燮友柔克謂世和順則柔能治之以正直為正人之曲直以克為能皆失其旨又於經之意晦而不明諸儒多不用其説惟范内翰之説為精確可以正先儒之失其説曰治天下者不過三

德曰正直剛柔而已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三德之用如是當又用之當其宜平康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以中德也於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以剛德也於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以柔德也呂刑云刑罰世輕世重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亦隨時而用之也此說可謂盡矣蓋正直者中德也不剛

不柔也即皇極所謂王道正直是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用於是為宜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燮友之時則德亦不可以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克以禦之此所以有三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此范内翰之說也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其平然而不能無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為平沈潛高明者是乃聖人善用天下之權也故剛克所以御彊弗友

也一於剛勝柔則失之亢柔克所以御燮友也一於
柔勝剛則失之懦亢則為過懦則為不及故雖剛克
柔克可以濟中德之不及苟其過不及而至於亢且
懦則其違中道遠矣是必將有所抑其過而引其不
及以歸於中道是以雖有剛克柔克而中道未嘗失
焉此聖人之善用權也故繼以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者蓋所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剛克以禦彊弗友然
患其過而為亢也於是從而沈潛之蓋抑其過而歸

之於中也柔克以御變友然患其不及而為懦也於是從而高明之葢引其不及而歸之於中也如天地之造化雖本於陰陽中和之氣然而不無寒暑之變盛寒之時陰之極矣而一陽生一陽生則春夏長育之漸也盛暑之時陽之極矣而一陰生一陰生則秋冬揫斂之漸也有春夏有秋冬然後可以成其化育不如是則有愆伏旱澇之災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此也而先儒之論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乃獨不然謂地

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此說迂回而難用而謂臣當執剛君當執柔殊失經旨蓋經之言三德皆謂人君之德也必以剛屬於臣柔屬於君此則周漢之季世所以致危亡之禍也漢孔氏之為此說蓋本於左傳甯嬴之言耳此實膠柱之說故張晦之謂孔氏之於書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其失者皆採摭之誤中庸曰博厚則高

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故孔氏以高明為天左傳文
公五年甯嬴曰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故孔氏以高明
柔克為不干四時是則採摭之誤據甯嬴之言實得
箕子之意蓋其從晉陽處父聘于衛及溫還其妻問
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没乎蓋言處父之剛一於用之而不知所以沈
潛之者故知其必没也其曰天為剛德猶不干時蓋
又所以敷衍其義非所以釋洪範者也故孔氏乃引

以為證誤矣惟杜元凱之說則得之謂沈潛猶滯溺也髙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其說優於孔氏遠矣箕子既言三德之用各有其時又言沈潛髙明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合於中道其所以論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之矣然聖人所以用其權者不在乎他而必在夫賞刑名器之間此實聖人之權執操於掌握以鼓舞天下而不可以假人者也故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

食言此三者實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惟辟作福言所以爵賞人者必出於人君之褒崇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福之柄下移矣若齊之田氏是也惟辟作威者言所以刑戮人者必出於人君之所裁制而不可假於臣下者也假於臣下則威之柄下移矣若宋之子山是也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備珍食此葢人主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乗之勢者亦不可以假於臣下也玉食則凡服食器用乗輿

服御之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矣假於臣下則上下陵僭矣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此三者苟繫於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已名分謹嚴故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為皇極之用者哉故繼之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至民用僭忒言此三者辟之所獨專非臣下之所得而有也必以辟言者王肅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

賞罰此說為盡葢諸侯有一國則亦有一國之權勢也為人臣而竊其君之權勢則君臣上下之分皆失其正而三德之用皆將廢而不舉此危亡禍亂之所生而國家不可一日而安也故以國而言之則凶葢君失其權勢則國從而亡也以家言之則害葢臣而竊君之權勢則亦非其利也如魯之三家盜弄威福僭用名器而昭公卒見逐於季氏者是凶于而國也季氏卒亦見執於陽虎而三桓之子孫遂微者是害

于而家也君臣上下既失其正則羣下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而犯分陵節無所不為此其為患與夫皇極之不建無以異矣善夫介甫之說曰皇極者君與臣民之所共由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此實至當之論蓋大中之道人之所同有為君者茍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與斯民共之則人將淫朋比德而自弃於小人之域此國家之所以亂也威福名器人主之利勢茍不能

執之於一已使臣下得而僭焉則庶民化之亦將側頗僻僭忒矣此亦國家所由以亂也二者雖殊同歸於亂惟聖人能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與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於已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必將相率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所以巍巍煌煌歷萬世而不可企及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聖人之治天下既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濟以三德以宰制天下之大權經權兩盡則是聖人之所以盡性踐形者足以措之事業體用於是備矣故其至誠之所感召幽可格於天地鬼神明可信於卿士庶民欲有謀焉則其吉凶從違之際以之決嫌疑定猶豫其應也如響無有毫釐眇忽之差故彞倫之叙必有稽疑繼於皇極三德之後者葢所以盡夫幽明之情者也經權既盡又能以稽疑盡夫幽明之情則

人君之能事畢矣然後天地之化育可得而賛矣七

稽疑在九疇之序為七其疇曰稽疑自擇建立卜筮

人至用作凶此皆稽疑之事也擇建立卜筮者孔氏

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

立之乃命卜筮者孔氏曰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此說

是也蘇氏曰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此說

亦是蓋如周禮春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卜師掌

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菙氏掌共燋契以待

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故春秋之時卜徒父史墨之類皆是遂國建立之官則命以卜筮非所建立之人則不得卜筮古之制也鄭康成王子雍皆以建立為二言謂將攷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筮人其意以建字為可立之人立字為立之亦不必如此說既謂之擇則固是擇其可立者矣蓋經文固多義同而重複言之者不必盡求其義如日嚴祇敬勤勞王家之類豈必字字

而爲之說而王氏諸家又以爲有所選用謂之擇有所創立謂之建周官太卜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者所謂建也大祭祀國大遷大師所謂擇也其說亦頗煩碎不如先儒之簡易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此則卜筮之目也洪範所叙之目其體有三九疇以序言其始終先後各有定體而不可易故自一至於九列九疇之目而必加初次於其上以明其序之先後當如是也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三德五福六極此則皆其每疇之名各有定數故於
每疇之下必以一曰二曰言之者明其數之如此也
然其先後之次不必以序言之故不加初次於其上
至於稽疑庶徵所列卜筮休徵咎徵之目則非其疇
之本數故但以曰言之而不加一二三四五於其上
此其立言之體也卜者鑽龜而卜必視其龜兆之形
其形兆有霏霏如雨者謂之雨有如雨止舒豁者謂
之霽蒙陰闇驛氣絡繹不連屬克兆相交錯筮者揲

著而筮之也必筭其蓍筴所以遇之卦其始揲所成為下體是為內卦內卦為貞其再揲所成為上體謂之外卦外卦為悔所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者案春秋左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上艮下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故其占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以是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其所以謂之貞悔者唐孔氏曰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康成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

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王氏曰貞者静而正故内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為悔者悔生乎動故也以此二説觀之則王氏之説為勝然未必是古人意如此也蘇氏曰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此説深得古人多聞闕疑之義蓋古人之所以命名者要之徒取此字以誌此名不必盡求其義如必盡求其義則班孟堅於十二支十干十二律之名皆曲為之説其乖戾

者多矣凡七卜五占用二者此非本疇之名有此數故先列其目於上然後總其數於下謂凡此稽疑之法有七卜之占居其五雨霽蒙驛克也蓍之占居其二貞悔是也卜五占用二者王子雍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此說是也易之繫曰以卜筮者尚其占則卜其占也下文言三人占則從二人是亦總卜筮而言之然以卜五對占用二則占為指筮而言蓋可見矣衍忒之義說者不同漢孔氏無說疑有

脫漏鄭康成以屬於上文謂卜五占用爲斷句二衍忒爲貞悔也斷用從上句而以衍忒爲指筮事王子雍則以爲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唐孔氏引此兩家之說以謂當如王解而又謂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蘇氏曰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其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說則近於王子雍劉執中以謂卜五占二者可以

推衍其義以知差忒然後凶禍得以預防悔吝得以先備其說則近於唐孔氏而王荆公之說則又謂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行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可知也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陽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其說

比之諸家最爲詳悉而范純夫亦用此説以謂衍則有餘忒則不當卜筮衍則吉忒則凶凡陽道常饒其數奇故九爲陽陰道常乏其數偶故六爲陰以六對九爲衍以九對六爲耗陽君道陰臣位以偶居奇則尊制卑爲當以陰居陽則下僭上爲忒君子以之占其吉凶矣如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而占者曰利用伐姜不利於商盖盈水名也子水位也水數陽火數陰以水攻水則數耗而位不當矣故伐商

不利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以水制火則數衍而位當矣故伐姜則利卜之可以占用衍忒如此又如陳侯之用周史卜筮遇觀之比而知其國昌即其卦以視之其爻九五而六四陽居陰而以九制六豈非位當而數衍乎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而知其不吉即其卦以觀之其爻六五而九四陰居陽位而以六制九豈非位忒而數耗乎筮之可以占用衍忒如此范氏此說蓋本於王氏而增廣之雖用

此說而又曰一云衍推也忒變也卜卦有疑則推其
所變之卦此又近於先儒之說要之此二說雖皆可
通然先儒以忒訓變王氏以衍為吉忒為凶皆未免
於為附會不如且從劉執中之說以謂推衍其義以
知差忒為平直而不費辭也立時人作卜筮謂言是
卜筮之人使為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
卜筮俱立此三人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
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是卜筮俱有三法將以卜筮而並建三人使各以其法占之而視其吉凶多寡以為從違者也案儀禮士喪禮云凡卜日卜人先奠龜西塾上有席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宗人立于門西占者三人在其南以是知古者將卜必立三人也劉執中云九疇者夏書也周末受命豈有三代占筮之人乎君也卿士也庶民也三人占之當從衆矣此説非也古之論三兆三易不得以為夏商周也杜子春

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之兆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黄帝之易周易神農之易要之此三兆三易蓋自有卜筮以来相傳有三法故其所占必歷三人不可改也君也卿也士庶民也雖下有謀及之文而又在卜筮之外此文正指卜筮而言以是為説固不可也故不如先儒為有所據自擇建立卜筮人至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所以立卜筮之法也盡矣繼之以汝則有大疑至謀及卜筮此則所謂稽

疑以盡夫幽明之情者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所以成能於天地之間者非獨任一己之聰明智慮以任天下之事也其要在於人謀鬼謀無所不盡以通幽明之情而盡聖人之能事則天地之化育不難於賛矣汝則有大疑若周官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大封則旨國之大事而未決者必先謀之於乃心又謀之於卿士又謀之於庶人人情既盡又謀之於卜筮以盡鬼神之情者也汝

則從之是之謂大同此則人謀鬼謀無所不盡若舜之禪位於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呂吉甫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其或從或違各任所見豈能令人之皆同哉靈而為人者猶不可同况物之愚乎今也龜筮與夫卿士庶民皆協於已而從焉則能合衆異而為同此所以為大同也蓋禮義人心之所同聖人舉事若當於禮義則幽必神與之明必人與之此所以皆從而

無異焉若此者豈是人之所能哉天實使之也天之於君非徒使幽明協從而已必有吉祥善事保其終以及其子孫此身康彊而子孫逢吉也此説為盡蓋聖人之所以通夫幽明之情者其本於至誠之一德則其福禄之來至於千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此必至之理也如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世享年之久卒如所卜之期蓋其幽明之情既盡則其受命也如響非自外來也如

魯之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又曰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蓋卜筮者天之所示也必人事盡然後可以求之天命天命人事無異致故也故洪範之為書必先於皇極建三德乂然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以盡人謀而斷之以卜筮故其龜筮協從而大同身其康彊

子孫其逢吉誠以人事既盡然後天命可得而保也茍惟人事之不恤而惟卜筮之是從以決大疑則如南蒯之占雖得文王之兆猶無益也是以稽疑之占雖以人謀鬼謀無所不協為至然必在於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而語也汝則從至用作凶此聖人之用稽疑雖以人謀鬼謀無不協為至然而所以酬酢天下之萬務泛應曲當紛至沓來安能必其皆從而無違哉故有從違之不同則其要在於至誠淵通默契

於天地鬼神之德而惟卜筮之是決以定天下之事業以斷天下之疑故雖或從或違而在我者無所不獲其吉也汝則從至卿士逆吉蓋人謀雖有不協然考之龜筮則皆有從之吉以是而舉事雖未若大同之吉然其為神明之所輔相不失其為吉也汝則從至作外凶此則人謀有不協而卜筮有從違之不同者則不可以舉事於外興大衆動大役也然其龜從則其作内事若祭祀冠昏之類也不失其為吉也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此則卜筮皆違是天地鬼神之意不意其有所舉動也審矣雖内事亦不可以有作也故惟安以守常則吉動而有作則凶凡此數端皆聖人盡乎幽明之情以酬酢天下之埶欲審於消息盈虛之數自求多福以遠於悔吝之咎故雖人謀鬼謀或從或違皆不失其吉也其所以致吉之道或作或止或動或靜惟以取信於卜筮豈聖人為是明鬼尚怪求之於茫昧之中哉葢其正心誠意以

脩其身旣盡於此則夫天人之際應之者如影響葢有不期然而然者故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以敗龜腐草而斷天下之疑而吾無所惑者焉所可信者在吾心之至誠耳如其不然則是巫覡之一技耳何足尚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洪範之書箕子為武王陳治天下之大法其本自於天下之至誠以盡其性而其極至於賛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盖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

必有驗於彼天地造化之密移雖運於無聲無臭之際而原其得失休咎之應則實繫於人君心術之間其應如響之於聲影之於形蓋自然而然者故此篇論人君所以盡夫天命之性者必其貌言視聽思之用見於肅乂哲謀聖然後可以踐形以為賛化育之本由此舉而措之施於有政至於五紀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夫人君所以推其五事之成德以治天下國家者可謂曲盡其道矣然猶以為未也則又以

夫天地陰陽之運見於雨暘燠寒之序與夫歲月日時之垂象者以驗夫已之休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隨其所感而省躬脩德焉如此則賛天地之化育以與參者於是為至故次八曰庶徵之驗也蓋至是而後可以驗其休咎以知其得失也其曰庶徵者以其所驗者衆既倶於雨暘燠寒風之氣又以省夫歲月日時之垂象無所不驗難以數舉也念用者反求諸已之謂也劉執中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

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生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矣其能相須矣其力相敵矣故曰三才也此說為善葢欲知聖人所以成位於天地之間而為三才者必此焉觀之苟非上下與天地同流其何以為聖人之治哉八庶徵者在九疇之序為八其疇曰庶徵自曰雨至則以

風雨皆念用庶徵之事也曰雨至曰風者陰陽之氣運於天地之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有此五者之變雨與暘對寒與燠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曰時者先儒以謂五者各以其時諸儒多從此說然有可疑者箕子之陳庶徵列雨暘燠寒風於上而言五者來備各以其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於下又為之申言休咎之徵不當於其中間又贅以曰時二字與五者並列而為六也蔡元度曰

時者歲月日之時也此說為優蓋謂之庶徵則以其
驗之者不一而足也雨暘燠寒風者驗之於陰陽之
氣也歲月日時者驗之於陰陽之象也驗其氣於冥
冥之中驗其象於昭昭之際然後天地之化育無所
逃於鑒察之内而裁成輔相之功可得而成也故自
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之義也曰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也五
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言雨暘燠寒風之五者

各以時至無過無不及各得其多寡先後之序則萬物皆遂其性雖庶草亦且蕃廡也萬物皆遂其性而特言庶草蕃廡者王氏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皆可知也此說為善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者此五者之氣苟不得其序而為過不及焉皆凶之道也王氏曰雨極備則為常雨暘極備則為常暘風極備則為常風燠極無則為常寒寒極無則為常燠此饑饉疫癘之所由

作也故曰凶此說亦善蓋年穀之豐凶國用之虛實民力之紓急國勢之安危必自夫五者之中節與不中節此五者中節而無過不及則是五福之徵此五者不中節而有已甚則是六極之徵此誠人主之所當念也然人君所以念此者亦豈可以它求哉惟求之於吾身而已矣蓋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者必有驗於彼人為天地之心吾身之所以貌言視聽思作用於酬酢萬變之間者皆天地之運動也其有得

天而天地之氣應者其體自爾非由外而至也故雨暘燠寒風之來備而各以其序非此五者自能順序也是人君之休徵也其至於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亦非其自爾也是人君之咎徵也休咎在此而其驗在彼人君之所念惟在於此故此疇旣言此五者之徵有吉有凶而遂言其所以致之者併與夫休咎之徵以見五事之有得有失其驗如此也曰休徵者五事皆得積而為休曰肅乂哲謀聖者其休之致時雨至

時風休之徵也氣之相感召各以其類雲從龍風從
虎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自然而然非由或
使也人為之五事與陰陽之五氣實相須而行君之
貌恭而至於作肅則恭之德成矣故時雨順之君之
言從而至於作乂則從之德成矣故時暘順之君之
視明而至於作哲則明之德成矣故時燠順之君之
聽聰而至於作謀則聽之德成矣故時寒順之君之
思睿而至於作聖則思之德成矣故時風順之肅之

於雨乂之於暘哲之於燠謀之於寒聖之於風各以其類相感召者也人君之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至於皇極建三徳乂稽疑明則夫陰陽二氣見於雨暘燠寒風者各以其時所著見者無非休徴也然聖人雖有召和致祥之道可以取必於陰陽之不乖者而其所以警戒脩省之心則不可忘也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推之於陰陽之氣則和不忘乖祥不忘異是以其所念者不獨休徴而又有咎徴焉陰陽之氣一失

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蚤夜以思去其所以咎而反之於休則其徵莫不各以其序矣故五者之咎雖聖人所必無而其徵則不可不以之省也咎徵者反於休者也貌之不恭其甚則為狂狂者肅之反也故常雨順之言之不從其甚則為僭僭者乂之反也故常暘順之視之不明其甚則為豫豫者哲之反也故常燠順之聽之不聦其甚則為急急者謀之反也故常寒順之思之不睿其甚則為蒙蒙者聖

之反也故常風順之狂僭豫急蒙其於常雨常暘之類亦各以其類相感召者也王氏曰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外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者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常風若此其論五事之與五氣各

有其類則誠有此理但以若訓似而謂君子之於人也固當思其賢而以其不肖者為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取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此則殊失庶徵本疇之義夫謂之庶徵者謂人君以一己之得失驗之於天苟以若為似謂雨暘燠寒風皆人君所取象以正五事則是箕子設此一疇但為五事箋註耳其何以為庶徵乎某竊以謂五事之與五氣各以類相感當從王氏之說而若字則當從先儒訓順

蓋事之得失動於此則氣順於彼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此若字當與樂記應字同義此其所以為徵也五事之與五氣雖各以其類應然聖人之脩五事以為參天地賛化育之本者又豈務為表襮之飾以彊之於其外哉其肅乂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所固有之物則其充實輝光之發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固不足以與此漢儒不知夫聖人所以念用庶徵者必有其本徒見洪範之書有肅時雨若乂時暘若之類則謂貌言視聽思果足以致五氣之順序故其為說則以謂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時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上之痾青眚青祥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時則有巨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眚青祥以至視也聽也思也皆

然且以春秋及漢之時灾異之變附會而為之說其大意則以謂人君欲戒謹恐懼以荅天變惟自省於五事以類求天意而已故雨不時則脩貌暘不時則脩言燠不時則脩視寒不時則脩聽風不時則脩思隨其陰陽之變而思所以應之其說茍細溥澆尤為穿鑿甚矣漢儒不揣其本而徒齊其末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何至誠之謂所謂文者不必犧牲玉帛凡有所脩飾於外者皆文也今言災異之應

不言於至誠而徒謂脩五事以應天為可以達上穹之意此則膚淺之論其末流遂至於矯誣上天而為王莽之所為海内塗炭歷數十年而不能定此蓋應天不以實之弊也故張晦之廷評深闢其非以謂仲尼没微言絶學者殊塗異執各騁智辯歷春秋逮戰國秦漢之世天地日月星辰多灾變而興妖是故學洪範及春秋者以言災異多為能班固述五行志何休注公羊春秋凡災異之起又以時事配之多非其

義皆失聖人之意夫洪範九疇其始也言五行之常性其中也言政教之常道其末也言五福六極之常理學者宜先通政教之得失則五福六極各知其所自矣知五福六極之所自則五行之變動自可推其類而察焉政教者本也災異者末也學本而不學末斯可矣學末而不學本不可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而劉執中又因其說而中之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之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之於時以形而言之

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念已政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漢儒於雨不時若則弃德而脩貌暘不時若則舍心而求言其失不已遠乎其惑不已甚乎此聖人所以正皇極於五事之先調元氣於日時之始者為得其本也則念其政教之得失不可以外於形矣求其應之本原不可以失乎德矣此說尤為詳明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自王省以下蓋所以申講上文曰時之義據此疇名曰庶徵者謂其所徵者不一而足也自五行至於稽疑其得失之應皆驗於此不獨為一五事之疇而設也蘇氏徒見上文論五事與五氣相應其義已備遂

以此論歲月日星為五紀之文簡編脱誤於此其文當在五曰歷數之後某嘗謂蘇氏解經失於易多欲改易經文以就己意若此之類是也夫九疇雖别而為九其實更相經緯以發明治天下之大法令以其有歲月日星遂以為當屬於五紀之下則是上文肅時雨若有肅乂哲謀聖之文亦當屬於五事之下皇極斂時五福亦當屬於五福之下如此則九疇不相為用涣然而離矣此豈箕子之本意哉古人所以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者葢有疑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
不敢以己意增損之蘇氏失之矣蘇氏之所以為此
論諸儒之論此者其意與上文不相貫既不相貫說
之不通故欲更改遷就以成其說耳葢諸儒之論此
皆以謂王者所省職大而畧如歲之總日月卿士師
尹之職小而詳如日月運行以成歲王與卿士師尹
各得其職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其說如此則是君臣之間取象於歲月日時之緐簡以為圖治之道與上文休咎之徵全為隔異其文旣已隔異則是可以歸之於五紀之下矣王氏雖不以屬於五紀之下而其說亦自有遷就於其間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旣以為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之相繫屬則是以惟訓如矣旣以惟訓如而必欲其說與上文相貫故亦以肅時雨若乂時暘若之類若字亦皆訓如其

意蓋以謂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取憲於天道夫聖
人所以取憲於天道固有此理如說命曰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此則明王設官分職尊卑小大各有詳
畧之意也學者不求古人著書立言之本意者不可
以一槩而為說夫聖人取憲於天設官分職誠有詳
畧然箕子之名此疇謂之庶徵徵者以人占天之謂
也今若以象為說則其疇屬於稽疑之下福極之上

果何義哉蔡元度雖以曰時爲歲月日時之時而其大意則祖述王氏故其說曰雨暘燠寒風者先王則參之以脩身之理歲月日之時先王則參之以治人之分此說皆委曲迂回失其本㫖惟曾子固之說爲深得之其說曰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

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性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日三者之時旣易言各違其性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此說爲善夫上文所言者雨暘燠寒風之氣應於五事之得失其氣類之所感召實有不期然而然者

旣以是為人君之所用念而其念也又必以歲月日之時為言者蓋雨暘燠寒風者陰陽之氣也歲月日之時者陰陽之象也氣之盈縮進退雖密移於無形之間而其疾徐得失必兆於其歲月日之時者是雨暘燠寒風之徵也歲月日之時各循其常度無所變易則年穀豐登紀綱脩舉賢才彙進祖考安彊至於此然後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各有成績而五福之徵已見於天下矣此其能祈天永命

也歲月日之時失其常度而至於陵歷鬭食有餘不足則水旱相仍紀綱𢴃亂賢才擯弃患難日臻此則知自五行至於稽疑皆失其序而六極之徵見於天下矣此危亡禍福之所自生也蓋五福六極者安危治亂之徵也雨暘燠寒風之時與不時者五福六極之徵也歲月日時之易不易又雨暘燠寒風之徵也即其徵以察已之得失此所以為庶徵也故於上文具列庶徵之目必以日時與五氣並列而為六者蓋

不惟驗之於其氣而又驗其時以考陰陽之垂象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先儒之說異同皆非其旨惟
漢班固天文志說為善其說以謂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
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
井北近極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北遠極故晷長春
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此日去極遠近之差

晷景長短之制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為

風東北之星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班固此言皆諸儒議論之所未至可為證於此蓋所謂以陰陽之垂象而驗夫雨暘燠寒風之時與不時也庶民惟星者謂王及卿士師尹皆休咎之所出故各有所省以知己之得失至於庶民則其所省者不在於歲月日時之躔度惟以日月所麗之星者以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孟堅所謂月去中道移而為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東西故也唐孔氏於此而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為證而至於經箕多風則以為傳記無其事夫漢書天文志孟堅載之既如彼其詳矣唐孔氏豈未之見歟故當畧去諸儒臆度之言而以孟堅之說為據孟堅之意蓋以謂日月之麗于天所歷有常度所行有常道則

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故能使萬物莫不茂遂年穀時熟如或所歷之度有過有不及而為南北之盈縮則寒燠之氣必有行所行之道或彼或此而為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過差矣月之遲速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併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故將驗於雨暘燠寒風之氣必觀於嵗月日時之易與不易日月之行南北不差其度南北不失其道是無易也此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之所由至也其或差其度必失其道東西南北違其常理是旣易也此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之所由至也是以五紀庶徵之疇相為先後相與終始協之於歷數未定之前驗之於歷數旣定之後堯舜之時所以尤重於歷數璿璣之事者誠以為賛天地之化育脩之

於此而驗之於彼者惟在於是故也自漢以來星歷之職寖輕凡陰陽六子之運一切指為工技之習而莫之省言日月星辰者惑於渾天蓋天宣夜而不得其統論雨暘燠寒風者拘於貌言視聽思而不達其原天人異用本末舛錯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效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人君旣以庶徵之動於氣垂於象者省夫巳政之休咎當知夫政之休咎而民之福極繫焉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以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人君之治天下所以設爲禮樂刑政而不可闕一者以其民命之所繫故也民命雖稟於天而君實制之故天命謂之命而君之敎令亦謂之命天命出於自然而信萬

物之耳目至於君之造命則有嚮勸於其間是以自
五行至於庶徵各得其序則斯民歸於五福矣天之
所畀而實自於造命者嚮而與之也自五行至於庶
徵各失其序則斯民陷於六極矣將欲使斯民不陷
於六極則亦自於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
之慶而不知有六極此實治道之大成極功也故九
疇以是終焉在九疇之序為九其疇一而有二名曰
五福曰六極一曰壽至於五曰考終命此五福之目

也一曰凶短折至於六曰弱此六極之目也壽先儒以謂百二十年蓋不必如此要之壽者止是終其天命而不中道夭也富先儒以謂財業之備亦不必然足於衣食是富也康寧者孫元忠以謂形康而心寧是也攸好德所好者德也考終命呂吉甫曰考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曾子有疾啓手足而曰吾知免夫小子此考終命者也考成也成其終則無虧矣或以終其天年為考終誤矣此說是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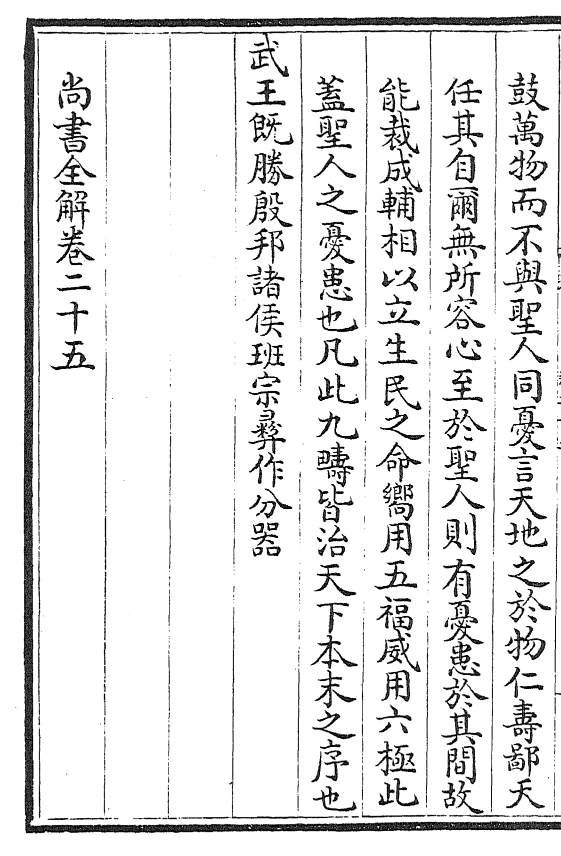
以終其天命而爲考終命則與壽何異哉此五者皆人情之所大欲也王者安天下本於人情故其五事敬八政用五紀恊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休徴至而五福被於民張晦之曰民舒泰則各盡其壽樂業則各得其富無疾憂所以康寧知禮遜所以攸好德不死於征戰不陷於刑戮所以考終命此說是也蓋此所論五福非謂一人之身也統天下之人而言之也舉天下之人而皆受福之報則國家有無窮之休

矣六極者五福之反也若天下皆受五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為鑒戒兢兢業業惟恐斯民之一失其所也凶短折者非正命而死也若顔子之死則非謂凶短折盖盡其道而死也疾者疾癘之類憂者不得樂其生貧者困於財惡先儒以謂醜陋弱先儒以謂尩劣晦之曰人有醜陋而好德尩劣而立事豈可以為極乎惡者凶惡之謂弱者懦弱之謂人情惡則凶無所不至弱則懦而無立故此二者皆滅德之道也此説

是也王氏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此
說亦當蓋苟非好德則為惡與弱矣六極雖五福之
反然福有五而極有六者張晦之曰其義相反不必
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
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一極而反一
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
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蓋亦各盡其意而
已矣漢儒必以六極配五福故於福之一極無所麗

而附會之說生焉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也此六極者此凶短之窮極人君之所甚惡也人君茍不能本於人情以安天下則夫人情所甚惡者反及於民張晦之曰民死於征戰而陷於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多失其所而憂食貨人之重斂繁所以貧禮義廢政教失所以惡而弱也蓋此所論六極亦是統天下之人而言之也人君不能以五福錫民則舉天下之人皆陷於六極而危敗禍亂將至於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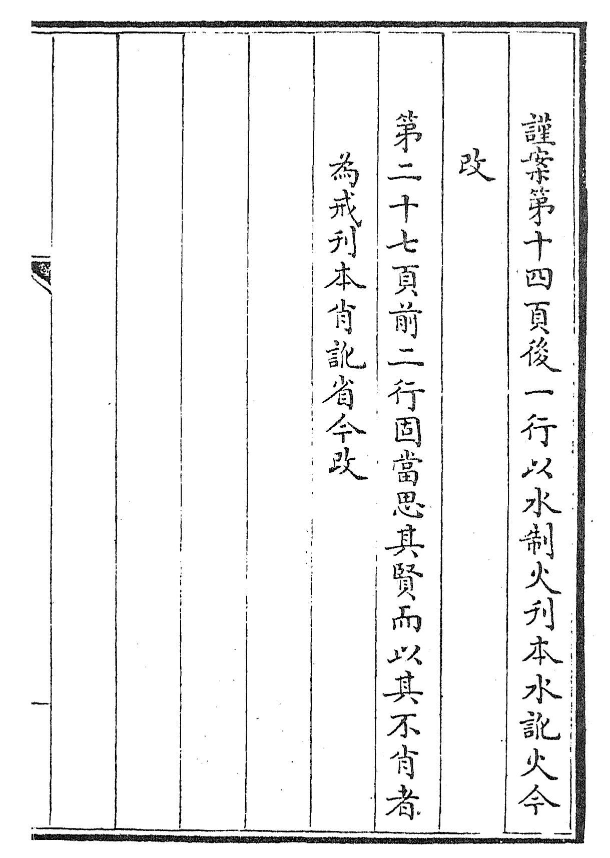
胥而不可救豈可不戒謹恐懼而威用之哉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夫仁壽鄙夭雖若制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然堯舜之世則民仁壽非其生而皆仁壽也堯舜之治天下彞倫攸叙休徵時至則不期於仁壽而自仁壽也桀紂之世則民鄙夭非其生而皆鄙夭也桀紂之治天下彞倫攸斁咎徵相仍則不期於鄙夭而自鄙夭也故仁壽鄙夭雖本於天而君實制其命故易之論天地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天地之於物仁壽鄙天任其自爾無所容心至於聖人則有憂患於其間故能裁成輔相以立生民之命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蓋聖人之憂患也凡此九疇皆治天下本末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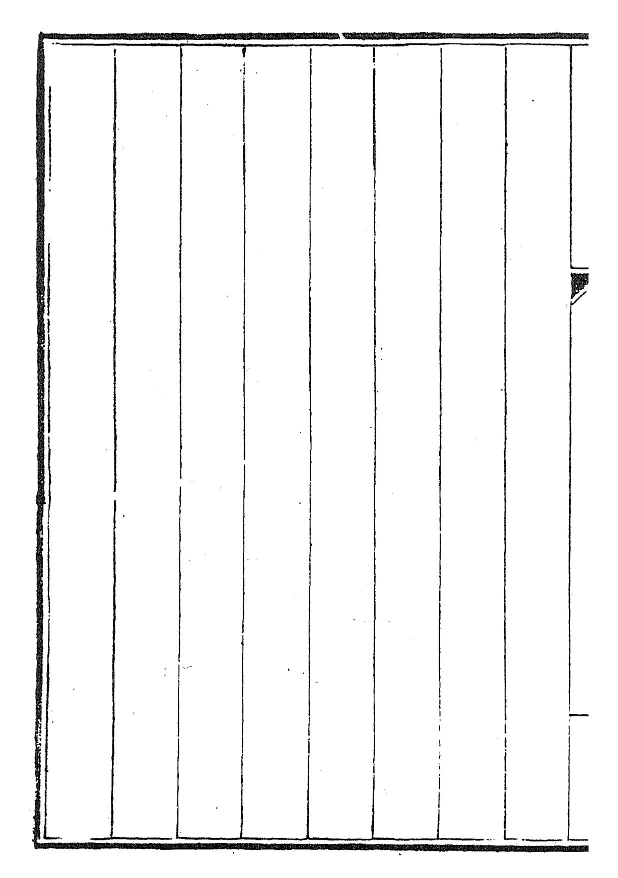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彛作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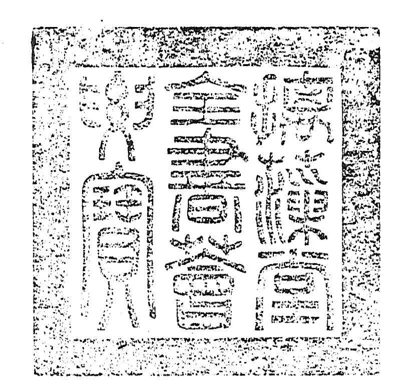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二十五



謹案第十四頁後一行以水制火刊本水訛火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固當思其賢而以其不肖者為戒刊本肖訛省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書之序本自為一篇至漢孔氏以為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然如大誥湯誥之類其篇首所叙述直載其誓誥之語則以序冠之固可以見此誓此誥為此事而作也

如此篇首既言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其所以作此篇之意既備於此矣而序又言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無乃失於贅乎故某嘗謂引序以冠於篇首如湯誥大誥之類則得之如此篇之類則失之也西旅西方之國也獒犬名也西方之旅國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獒以表其誠而武王受之太保召公深慮武王之志漸怠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

諫於王以為不當受也漢孔氏於西旅獻獒以為西
戎遠國貢大犬則是以旅為國名也至於太保作旅
獒則曰召公陳戒則是又以旅為陳也夫旅之為字
一也上則以為國名下則以為陳立言之法不應頓
異蘇氏引左氏傳曰庭實旅百則旅固有訓陳之類
然而旅獒之旅字上有西旅之文則非可以訓陳也
蓋書之名篇惟最取篇中之字以為是簡編之别而
此篇有西旅厎貢厥獒之語故以旅獒二字名篇如

詩云惟鵲有巢則以鵲巢名篇也如必以旅獒爲陳其道義則於旅獒之上不當加作字今既曰作旅獒安得以旅訓陳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葢總言蠻夷之國也曰九曰八者言非一也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官職方氏稱四夷八蠻五戎六狄爾雅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而此

又稱九夷八蠻蓋其或曰九夷或曰四夷或曰八蠻或曰六蠻雖然不同然但知其為九四八六而已其所以為九四八六之名則不可得而知也以是知蠻夷戎狄之以數言者但言其非一而已雖別而言之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至於合而言之則自雕題左衽之邦皆可以蠻夷戎狄稱也如必居此方然後得此名則舜典曰蠻夷率服則是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者止可以服東南而不可以服西

北矣此因西旅獻獒而言不應舍西之戎與南之蠻也武王既克商之後威德廣被凡在九州之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惟恐其後此所以言通道于九夷八蠻也其曰通道者蓋蠻夷來王則其道自通矣非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其境土也如有意通道于蠻夷則是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而已豈所以為武王哉當其通道于蠻夷之域而與中國接於是西方之夷有旅國者致貢其獒焉以其獒

為貢者漢孔氏曰犬高四尺為獒以大為異此說不然夫西旅獻之武王受之太保諄諄而陳之必其有珍異而可玩者不但以大為異也案許慎曰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春秋公羊傳曰晉靈公將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絶其頷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何休註曰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左氏傳亦謂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

禦人用犬雖猛何爲則獒之爲犬盖猛而善搏人進退指揮能如人意異夫常犬者也故太保謂盛德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盖茍爲受西旅之獒以自防則其心不能無狎侮於人狎侮者禍亂之所由生也觀晉靈公則可以見矣夫獻獒者西旅而已而篇首遂言通道于九夷八蠻盖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武王才通道于外域而遽受旅獒之

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欲寖廣矣此所以諫于王而作此篇也太保者召公也不曰召公而曰太保者此正如太甲之篇不言嗣王不惠于尹而言不惠于阿衡蓋立言之法明太保阿衡之任當如是也受寄託之任而不能使嗣王克終厥德則非所以為阿衡居保傅之官而不能格君心之非則非所以為太保其日用訓于王則是此篇雖以旅獒為名其實訓體也然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者豈可

以拘於篇名而求之邪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嗚呼者嗟歎之辭也太保將陳古先哲王所以待夷狄之道故重其事而嗟歎以言之也古者帝王之於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惟慎德於此而四夷聞之相與賓服殆將有不期然而然者惇德允元而蠻

夷率服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賔式固爾猶而淮夷率服凡此皆帝王御夷狄之上策也四夷慕盛德而咸賔則無遠無邇盡獻其方土所重之物其所獻者惟取其可以供吾之服食器用者若乃奢侈之物可以供耳目之玩好者則不當獻也雖獻之亦不當受也唐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則是以器用為一或以為羽毛齒革瑤琨篠簜器也牛

馬犬龜之類用也竊以此說為長犬用物也荀子曰
北海有走獸吠犬焉中國得而畜使之犬之可畜者
惟取其善吠而已獒知人心而可使則是犬之奇異
而不常有也貢犬可也貢獒不可也此既因獻獒而
言則以用為牛馬犬龜之類其說為當王乃昭德之
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者言王者既不以一已之私欲責四方之貢獻
惟受其所當獻者猶不以供一已之私欲也觀其所

以頒之於諸侯異姓之邦者必以四夷所貢之物使其所知四夷所以貢其方物者以吾之慎德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以致之者而賜之是昭德之致也賜異姓之邦而必昭德之致者俾之受此物則知吾之德遠覃于方外其孰敢廢厥職事而無戴上之誠也故曰無替厥服其同姓伯父叔父之國則以寶玉分之分之以寶玉者是用信其親親之道也故曰時庸展親王氏曰親之矣而不以所寶分之則人孰知

親親之信也此說是也唐孔氏曰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如分陳以肅慎之矢分寳玉于伯叔之國若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異姓之邦則欲其無替厥服同姓之邦則時庸展親此盖親踈之隆殺也夫明王之于四夷所貢之方物不尚受也惟服食器用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也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有用之物也責彼之易得求我之有用而吾

尤無所利焉必以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展親于同
姓之國凡此皆聖人不貪之寳也夫獒之為物知人
心而可使則是西旅之所難得而中國之所不常用
既不可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又不可展親于同姓
之國而徒受之祗所以為耳目之玩好而已此太保
所以不得不諫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一也未
當改易惟有德則其物為足貴茍為無德則何以物
為哉先王通四夷而受其貢獻惟欲昭德之致于異

姓之邦而展親于同姓如此則其物也可寳於萬世故曰惟德其物如分陳肅慎氏之矢魯夏后氏之璜世世子孫守而不失蓋先王以德而致之先君以德而受之故也如其不然是亦璜與矢而已何足貴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既言物以德而後貴而獒之為物適所以喪德於是遂言其所以喪德者而曰德盛不狎侮至罔以盡其力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尚何狎侮之有既不狎侮是不自侮也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為之竭其謀慮小人所以為之致其筋力如其肆為無禮以褻慢於人則人皆忌而疾之尚何盡心盡力之有哉論語之

稱君子小人有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其德而言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以其位而言之也此所言者亦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君子勞心以治人故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小人則勞力以治於人故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盡其力者蒙上人字而異其辭非有異義也夫狎侮者豈必輕易暴慢之行見於動作之間而後為狎侮哉茍有其心則是狎侮之矣㚟既如人而可使而武

王受之以防其身則是武王於其臣民已有狎侮之心矣狎侮其臣則無以盡君子之心狎侮其民則無以盡小人之力如此而欲圖四海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未之有也而其為釁實自一㢡啓之則其為喪德之禍豈小也哉是則欲正其徳而脩其身而不狎侮臣民者豈有它哉惟不役耳目而已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此百度所以惟正也茍為役耳目於玩好之末則有玩人玩物

之行矣故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玩人者以人而為玩
也恃褻之所指如意而有輕忽於人之心是玩人也玩
人則狎侮矣闕

志者在
己之志也以道而寧之則聲色貨利舉不能蠱惑之矣
言者它人之言也以道而接之則辭受取舍之際各得
其當矣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以之
處己則可以寧其志以之待人則可以接其言夫豈須臾

之可離哉伊尹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盖内焉欲寧已之志外焉欲接人之言皆不可以違於道也西旅之獻獒其所以求獻之者必有甘言遜辭以遜武王之志求納者也然而以非道求之則知西旅之獻者乃所謂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也太保作書以戒使之不受西旅之獒是所以逆武王之志也然而以道求之則知太保之戒乃所謂愼德而四夷咸賓也盖苟一之於道則寧已之志接人之言皆得其

當矣不作無益害有益至民乃足此蓋申上文惟服食
器用之義也其所注意在於不貴異物賤用物而曰不
作無益害有益者因而及之也作無益者如晉平公築
臺妨於農收之類是也築無益之臺則妨有益之農矣
農功何自而成乎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
以臺為可謂能不作無益害有益也不貴異物賤用物
者即此獻獒是也以獒異於常犬而貴之則犬之有用

者必賤之矣民將爭以異物為可貴則何由而足乎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此又所以申言不貴異物賤用物之義也犬可以禦盜馬可以致遠此皆有用之物也然先王之於方物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各欲順其性而不傷其生雖有用之物非其土性則不畜之矣若夫珍禽奇獸則皆異物也其可育之於國乎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光武時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光武之不貴千里馬其志可尚也然以之駕鼓車則雖非其土性而猶畜之也雖不以為奇獸而猶育之也至於文帝還之則不肯畜之矣故竊嘗以謂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三代帝王莫不以是為慎德之本自三代而降則能充此言而行之者漢文帝其人也珍禽奇獸者兼言之也犬馬之異者皆在其中矣犬之知人心而可使馬之日行千

里皆奇獸也今以西旅之獒而畜之於中國則是非其土性而畜之矣以其知人心可使而愛之則是於奇獸而育之矣唐孔氏於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謂此篇為戒止於此句矣太保為旅獒而作戒自明王慎德以下反覆數十言無非為此而發而曰為戒者止於此句豈不泥哉不寳遠物則不責彼之所難得而求我之所無用此遠人之所以格也所寳惟賢則善政善教有以福斯民此邇人之所以安也夫賢者之

與遠物其所寶者若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也以遠物為寶則必有輕賢之心矣以賢為寶則其於遠物弗之貴矣虞公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乗為寶故其視宫之竒若路人然齊王以四賢為寶故其視徑寸之珠如糞土也則人君之所寶者可不戒哉武王當西旅之獻獒則是寶遠物也使其心於遠物受而不却則太保之諌亦將見拒矣安在其所寶惟賢乎夫其受之也固欲以懐遠人然而既以遠物為寶則欲

懷之而遠人且將弗格如此則征伐之師長驅於沙漠之地而邇人受其禍矣原其所以至此則以不能用賢故也使其得賢者而用之言聽諫從則必不受無名之獻此遠人之所以慕義而長為之藩臣也王氏曰以不寶遠物故犬馬非其土性不畜以所寶惟賢故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此則強生分別令所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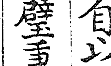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太保拳拳之意既盡於此矣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慎德其於蚤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其所以無所不勤者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也夫苟以細行為無益於德而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為大德之累也必矣譬如為山者必至於九仞然後可以謂之山苟一簣之功尚虧則不足以為山矣德無不備乃可謂之聖人苟一行之或虧則不足以為聖人矣八尺曰仞簣者盛土之器也夫世豈有為

山者哉蓋假說以見其意耳孔子言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蓋推本於此言也太保之言有及於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者蓋武王之心必自以爲威德之盛矣雖納一獒未足以爲損也太保則謂損盛德者惟在夫此而已矣此其進諫之本心也允迪者言信能蹈行此言則生民有以安其居而國之子孫將世世王天下而無窮矣太保既以是而訓王矣自時厥後凡四夷之所獻

中國之所受一如太保之訓觀肅慎氏楛矢之類則可以見矣所謂允迪兹者也周之子孫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信乎其世王也夫却一獒之獻亦細事耳而世王之兆實見於此則知夫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以為社稷無疆之休者蓋不在大也箕子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不已必思遠方珍異之物而御之矣蓋紂之所以亡者原於此亦豈在大乎此太保之於終篇所以言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欲享世王之

功也則太保之愛君豈不至哉范内翰曰聖王能從諫於未然賢王能改過於已然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虛已而納之是皆從諫於未然之時也漢武帝聰明英鋭蓋不世出然其甘心四夷嗜慾無極覩犀布瑇瑁則建朱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至其末年海内虛耗戶口減半盜賊蜂起幾亡其國者非他無忠臣以救



之於始故也觀此則太保所謂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實至忠之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

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法度未盡得其條理商民之附於周者猶未固也而武王遽有疾焉周公恐其不可救藥則成王將以幼孫嗣位已以冢宰攝政能無危乎故作冊書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其身代武王之死而藏其書于金縢之中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此篇首載周公築壇以請命於三王既卜而吉則武王遂瘳又載武王即世而羣叔流言周公雖避

于東都而成王猶有疑之之心及其感風雷之變而啓金縢之書然後知周公之心果忠于王室迎之於東以歸則此篇主於記事而作出於史官之手而其序乃曰周公作金縢與夫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之言曾無少異者蓋書序之體固有某篇雖非某人之所作而所載之本末皆其人之事迹語言則雖謂其人作之可也如太甲三篇首載太甲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以啓迪之而王罔念聞乃放之于桐宫及

其喪制既闋克終允德乃奉之以歸于亳又作書以
堅其意既而又申誥之其歷時也不為不久而尹所
以丁寧告戒之意亦不一而足史官記載其始末無
所遺以作此三篇而其序亦曰伊尹作太甲三篇正
與此同某嘗觀書序之作其體不一往往雜出於衆
人之手者謂此也既克商二年者即伐紂之明年也
王有疾而弗豫則其病革矣周公所謂遘厲虐疾是
也王之疾既革二公所以欲質之龜冊而决其吉凶

曰穆卜者敬也以君父之疾而卜之神靈非致其敬安能有所感哉二公者太公召公也太公召公欲卜以決武王之吉凶而當是時也周公已有請命代死之志周公之所以代武王之死豈挾詐而為謂足以要天下之譽哉蓋其深思遠慮懼夫武王既喪則周之社稷蓋岌岌矣而已亦無所逃其禍也故寧使身之不保猶愈於社稷之危也是出於中心之誠而為此禱于神明之請雖其同時而為二公如太公召公

亦不使之知故託辭以告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孔氏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我先王其意以謂死則與先王相近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矣其說迂曲不如鄭康成以戚為憂其訓為長康成雖以戚為憂而又以周公既内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信如此言則是周公自知必不至於代王以死而挾詐為之矣不如潘博士說曰孔

子咨孟武伯問孝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盖子有疾必貽父母之憂故為王穆卜則戚我先王必矣此說是也周公既以未可戚我先王之辭而卻二公之言卜故自以請命之功為己任而設為壇墠之禮也壇封土也墠除地也為三壇同墠盖將以告於三王故大除地為墠而於除地之中為三壇也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

為壇去壇為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周公禱
武王之疾於壇墠禮也然不於去祧之壇墠而設為
三壇同墠以禱太王王季文王者此蓋禮之變也既
云公乃自以為功則是周公不為武王禱而為身禱
也為身而禱則於國之廟祧壇墠無所與焉禮士大
夫去國為壇位向國而哭者為無廟也宗子在他國
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祭者為不可以入廟
也古之有事于祖考當夫無廟與夫不可以入廟則

為壇以祭周公壇墠以告于三王亦若是也使其為武王而禱則太王王季文王蓋有廟焉而壇墠非所宜設也既有三壇矣乃於三壇之南設一壇也將告于三王故其壇北面而周公立其上也周公立壇之上則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之神以請代武王之死漢孔氏曰璧以敬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贄案下文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則圭璧似

皆以祈神非周公執桓圭以為贄也使其執圭以為

贄則其歸俟爾命不當言屛璧與圭雲漢之詩曰圭

璧既卒寧莫我聽周禮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古者禱祠兼用圭

璧周公之告于三王也則史為竹簡書其祝辭執而

讀之其辭則下文是也元孫謂武王也某者謂武王

名也周公之禱也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

名而代以某字左氏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之諱也蓋始於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故武丁太甲盤庚皆以名其篇若其號謚然至周始以號謚易其名而諱之然惟斥其名則有所諱若此篇不曰元孫發而曰元孫某不曰以旦代發之身而曰以旦代某之身也至於其他文字用發字則無所諱若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詩而曰駿發爾私蓋不諱發字也至於末世然後其諱寖廣故有以國廢名

以官廢職以山川廢主以器幣廢禮之說非古之制也武王既遇危癘暴虐之重疾是將淪於死矣茍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必欲償其責而使武王之不可以復生則不如以旦代其身也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以長子繼世而有天下也周公所以欲以其身代武王之死者蓋以其仁若考而又能多才多藝可以事鬼神而武之多才多藝以事鬼

神則不若己也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元孫雖不若旦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而其受命于帝庭以有天下敷布其德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土或為天子或為諸侯使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則是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此所以欲以旦代某之身也予仁若考先儒謂仁能順父以若訓順不如薛氏之説為長薛氏曰若如也與不若旦之若同義蓋惟其仁如父故可以事鬼神也周公既

自謂其仁若考又自謂其多才多藝可以事鬼神而謂武王之多才多藝以事鬼神則不若旦者正猶武帝之稱汲黯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然雖拙於任職居官而能輔少主守成故可以託六尺之孤武王雖短於多才多藝事鬼神而能敷佑四方故可以王天下如之何遘厲虐疾而遂至於不可救哉此所以欲以身代之也雖然亦非短於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也但

周公方為武王而禱欲以身代其死則其辭不得不爾也嗚呼者又嗟歎而言之也言武王既可以敷佑四方以奠國家九鼎之業蓋其已膺上天之命矣今爾三王當有以輔之無使其天之降寶命於此而廢墜也寶命不墜則武王享其大禄以為社稷宗廟之主而三王之神靈亦將格矣周公既言武王之才藝不可以事鬼神於幽冥之間惟可以上膺皇天之命以定我國家之子孫下撫四方之民以成太平之功

其死也則將墜天之降寶命其生也則先王亦有所依歸其利害明白灼然可見矣夫三王在天之靈雖幽明殊塗而其心豈異於人哉然而不可言語接也故曰今我即命于元龜以決其吉凶焉即命猶所謂聽命也爾之許我謂許我代武王之死也我則當以此璧與珪而歸以俟三王之命將以此死而事神也爾不許我則武王不免於死我將屏藏其珪璧不得以此而事神矣既以許不許而決於三王於是乃以

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皆吉故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三龜既皆相因矣則又以占書而考之於是啓其鎖籥觀其所藏之占書亦吉也周官太卜曰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也故既占則必視其書公視其兆則曰如此兆體王必無害也王之無害則是新受三王之命而許我武王之考厥終命為可圖也我既以璧與珪

而歸俟爾命則於此當俟其能念武王假之命以終其德而已當代其死也予一人指武王也公於是自墠壇之所而歸祝史乃納其禱死之冊於金縢之匱縢緘也藏冊書之匱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周公請代武王之死其心忠矣然必緘而藏其書者非是周公欲藏此書以為他日之觀也葢古者卜龜既畢必納其冊書於匱從而緘之異日將有大卜則復啓焉不然則否此故事也周公卜于三王啓籥見書者

始啓金縢之匱也公既歸則祝史以故事納其冊於匱中緘而藏之爾案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是命龜書此言深得金縢之旨盖其冊書以故事而藏之非特為金縢以藏其冊也公自墠墠歸之明日而武王遂已瘳矣夫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

王廖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天之於人雖若茫昧不可測知而其禍福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未有動於此而不應於彼者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之良弼周公代武王之死三龜習吉而王翼日乃瘳皆其至誠洞達神明故其應也如此之速應非自外也夫死生鬼神之際聖人之所難言也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

用瓦不成味味當作沬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葢古人之所以事死者務所以神明之而不以為斷然必有所居處動作於幽冥之間與其平日之事無以異也今周公之所以禱於三王者夷考其辭則是鬼神之居於地下亦如其未死之前不幾於巫覡里巷之見乎哉在易繫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游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葢聖人之分也聖人之德貫天地通

神明能盡人之情於昭昭之際則有以盡鬼神之情於冥冥之間是以其辭委曲詳盡如此而不爲過其或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知生而欲知死者則不足以當乎此矣是說也某於盤庚嘗論之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周公既禱于三王請以其身代武王之死其至誠洞

達神明龜既習吉而王之疾頓愈自此以上皆史官
敘述其請死而藏其書於金縢之始末爲已備矣夫
周公之心以社稷宗廟之安危自任乃爲已而禱其
誠心所發出於悃愊豈蘄人之知己哉故夫祝史與
夫百執事之人親覩祝冊灼龜之事者則戒之使勿
泄而召公太公雖與之比肩事主以秉國之鈞又亦
匿之而不與之言自非成王因風雷之變將卜以視
其休祥而得金縢之書則周公之心孰得而知之哉

故自此而下又敘其攝政而遭變仗大義以滅親雖兄弟之大倫有所不顧其誠心所感而風雷為之變成王之疑自此釋矣然後金縢之事顯然著見於天下後世故雖自周公居東二年以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而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載之如左傳之所載因陳完奔齊而言成子之得政因北宮文子之入聘而言鄭之得人杜元凱所謂得終言之者此篇亦然也武王同母弟十人長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
次曰霍叔處武王克商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
以聖德留輔相朝廷而管叔蔡叔就封於外相紂之
子武庚以治商餘民武王既喪周公以成王幼沖遂
攝政當國管叔乃與其弟蔡叔霍叔使羣不逞之人
流傳其言於天下曰周公將為孺子之不利奪其位
而自有之孺子指成王也當是時成王之年纔十餘
歲則可以孺子言之也而文王世子之篇乃曰武王

九十三而終則成王生時武王葢年八十餘矣左傳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此數國者皆武王之子成王之弟豈武王八十已後頻生此數國邪此理必不然矣夫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也周公以冢宰攝政而乃有流言之變者葢商人尊尊兄死則弟及武王崩成王幼沖周公以聖德聞於天下自商禮言之周公當立也今立成王而周公相之為殷人者固不能釋然而無疑矣管叔之次於周

公為兄周公為相於朝管叔固已有不平之氣故當
其攝政則倡羣弟以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遂挾武庚以叛而殷人靡然從之者惟其疑故也葢
自武王有疾而周公之憂固已及此矣周公禱於三
王也不以為武王禱而為已禱焉彼誠以為武王喪
殷人未附於周已以冢宰攝政處可疑之勢天下有
變則必將有以予為口實者而成王之幼沖其明未
足以有察周之社稷葢岌岌然矣故為是而禱也漢

孔氏曰二叔以周公大聖有欲立之勢遂生流言誠哉是言也當周公之東征二公皆嘗居周公之位貳朝廷之號令矣如下文曰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又曰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則二公之權柄蓋不減於周公而流言不及之者蓋其所處者非可疑之勢故也夫武王之崩周家之得天下未久也而殷之餘孽與周之讐親相扇而起周之存亡蓋未可知而當時也周公實專朝廷之權其責

不歸之周公將誰尸之乎故周公告二公曰我不以法而治此叛黨則將無以告我先王故其兄弟之親有所不敢避也我無以告我先王亦穆公所謂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也周公既以此言告二公於是遂率兵而東征其居東至於二年然後武庚三叔咸服其辜故曰罪人斯得也周公以殷人之叛恐其禍之延於天下遽起而征之而其得罪人至二年之久則其東征也雖曰為社稷宗廟之計而重傷天

倫則誠有黽勉不得已之意焉武王之伐紂周公之誅管蔡其心一也蓋紂君也武王以臣而伐之管叔兄也周公以弟而討之雖其終也不得不伐而皆有彷徨不忍之心此聖人忠厚也當成王幼沖履至尊之勢周公以叔父之尊秉其政事其德之遠著天下之所畏服自常人言之誠以為使周公而有私心一二年而天下可移矣故管叔因其可疑之迹而造此無根之言成王之明未足以察其情偽安得而不疑

哉周公不俟成王之覺悟遽往而征之盖機不可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故雖遭流言之謗而益以其身任天下之重曾不自沮而為身之謀也夫人謂己有奪宗之謀己惡其謗而親以兵誅之則近乎挾私忿以快其志矣自非深知周公者誰無疑之之心是使成王益疑矣成王益疑故周公居東而未還作為鴟鴞之詩以貽王其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鳥有巢呼鴟鴞而告

之曰汝既取我子矣無毁我之居室我之於子非不愛也寧亡其子而不可以亡其室以見其惜巢之甚也是以公之東征其心惟思王室之不安亦如鳥之惜巢也其下章皆言其作室之艱難以喻周室積累之勤故不得避小嫌以自全觀鴟鴞之詩周公之言非不反覆明白而成王猶疑之暧昧而不决故有陷公之志然未敢發也其所以有陷公之志者蓋以成王猶未肯以鴟鴞而信周公之志果如是也辟法也

鄭氏以辟爲避其說以謂羣叔流言周公避居東都及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及攝政方始東征信如此說則此篇自歳則大熟以上其事皆在大誥之前矣成王疑之周公出避其說亦不可至於罪人斯得其說不行故又從而爲之說曰周公居東都其黨屬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而誅之公作鴟鴞之詩救其臣屬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夫周公之黨有何罪而謂之罪人足見其說之陋歐陽詩

本義已破其說矣周公雖作鴟鴞之詩成王猶未肯
以其言而信其心然則周公之心非金縢則不可得
而見而金縢之書自二公以下皆所不知自非天誘
其衷則成王之疑將何時而釋乎成王之疑不釋則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然而周之文武膺上天之休命
其社稷無疆之傳蓋未艾也周公之德既足以當上
天之意此所以有風雷之變以顯周公之德而剖成
王之疑也當是時也秋嵗雖大熟百穀未成未可刈

穫而天忽雷雹大作又繼之以風其禾盡偃於田畝之中雖大木皆拔焉以天變之來周人大懼王不勝其憂也於是與諸大夫盡服其皮弁以啓金縢之書蓋將啓緘而卜是風雷之為何祥也啓緘之際猶未卜也而得往昔周公請代武王之死所納之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因卜而得其書是偶而得之矣非天誘其衷而何諸史與百執事皆昔之從周公以下者今王將卜焉故復為卜而俱至使其非為卜而俱至則

不應皆在也二公皆至既覩其事而不知其由也故從而問之諸史與百執事同辭而對曰信乎公之有是事也又嗟歎以告王曰昔公命我勿得泄其言今王既有問不敢不以實對之昔者周公雖作鴟鴞之詩以貽王而王猶未知周公之心既得此言然後知周公之心其所以忠於王室者至矣盖禱鬼神於幽隱人所不可測知之際而其言亦若此此其所以悟也故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盖我之啓書也以卜

風雷之祥今見周公之志若是是天以此而警予矣
故可以勿復卜之矣以其得書而止卜乃知其為卜
而啓緘非為周公而啓也蓋周公之藏書于金縢也
徒以是事不得不藏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
王之必將啓緘以卜之也成王之啓書于金縢也亦
以其將卜之不得不啓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
而觀之也啓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
為哉言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則是二公先

以此發問而王遂繼之也意曰周公之心二公非不知之第以成王尚疑非空言之所能釋既得此書則可解之矣故倡王而問之昔漢高帝嘗疑蕭何受賈人金王衛尉對曰相國守關中關中揺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文帝嘗疑周勃反薄昭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邑顧欲反邪其事遂皆得釋夫蕭何周勃挾不世之功而居可疑之地非空言所

能游說也非得夫昔之所不為以證於其所行舉重
以明輕則何以觧高帝文帝之惑哉盖曉人者當如
是也二公既得金縢之書遂知周公之疑可以解故
倡王而問之意者亦出於此彼周公尚欲以其身代
父之死况肯奪其嗣子之位乎王既使勿卜矣於是
遂言曰昔公竭其勤勞於王家至欲以身代先君之
死其至誠於社稷也如此而我以幼沖之資乃不及
知是我之罪也此成王自反之言也伐柯九罭之詩

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令為此言則既已知之矣其所以知之者則以上天動雷電之威以顯周公之聖德也周公始以成之疑猶居于東未還故成王既歎其忠則謂今小子其當自新而逆之以歸我國家所以襃崇之禮又當得其宜也惟以逆公為我國家之禮所宜故於是還公於東都比其至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為王幣謝天誤矣成王既出郊於是天為之反風起禾以見周公之宜還而

明成王之得禮也天乃降雨以止風風止則禾起二公乃命邦人凡禾之為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為之起而築之加人功焉此歲之所以大熟也漢孔氏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為築木非也築者築禾也漢董仲舒論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使成王不能自新以逆周公則其災豈止於風雷而已哉其始也疑

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之際可畏如此然非周公之忠載於金縢則不能因天變以悟成王非天有雷風之變則不能警成王以逆周公故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也夫禱于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周公為之不疑至於子路請禱夫子之疾而夫子不許者蓋父有疾子禱焉君有疾臣禱焉師有疾弟子禱焉此皆出於至誠惻怛不忍之心而非有為為之也子路以其意自禱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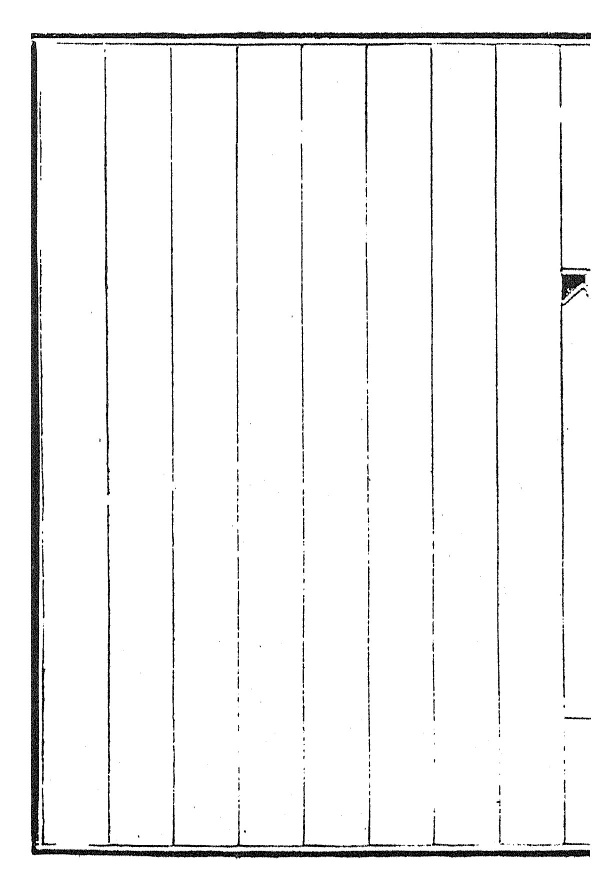
也宣言之而請於夫子則不可也胡不觀之周公乎前命二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下則命諸史與執事勿敢言自非天有雷風之變成王因啓金縢之書而得其說則周公請命之事終無以見於天下後世然則周公之禱也豈欲人之知邪子路未禱而先請於夫子亦異乎周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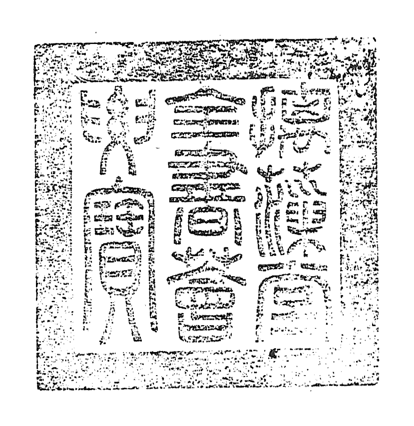
尚書全解卷二十六

謹案第四頁後一行棄人用犬刋本犬訛狗據左

傳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吉行五十里刋本吉訛車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